

美国经济周期对中国经济周期 的贸易传导研究^{*}

李 星¹, 陈乐一²

(1. 广东商学院 国民经济研究中心、旅游学院, 广东 广州 510320;

2. 湖南大学 经济与贸易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79)

摘 要:文章在充分考虑中美两国贸易结构与贸易条件等实际因素的基础上,对美国经济周期波动通过货物贸易途径对我国经济周期的影响进行了测算。研究表明,美国不仅可以通过其与我国密切的货物贸易往来对我国经济周期产生影响,还可以通过其对世界经济的巨大影响力对我国经济周期产生影响。其中,美国进口波动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大于美国出口波动所产生的影响,而两国贸易条件与贸易结构变动产生的影响则不明显。

关键词:经济周期;贸易传导;贸易条件;贸易结构;外生变量结构自回归模型

中图分类号:F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11)04-0037-11

一、问题的提出

近些年来,在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推动下,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速度很快,海外市场对我国经济总量的贡献也越来越大。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商品经济体、最大的商品进口国,近些年来一直是我国最大的商品出口市场、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两国庞大的双边贸易额加上美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使得我国进出口贸易对美国经济的反应十分明显。从此次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经济衰退中可以看出,虽然我国在严格的金融监管下金融系统并没有遭受很大的直接损失,但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却能通过国际贸易渠道对我国经济造成严重冲击。

然而,虽然中美两国贸易往来密切,但是从国际经济周期传导理论上来说,经济周期传导国与被传导国之间不同的生产结构、贸易结构、贸易条件和投资结构等因素均会对传导途径产生影响。同一个国家在对不同国家进行周期传导时,也会因所面对的传导对象不同而产生不同的传导效果,而中美两国

收稿日期:2011-01-19

作者简介:李 星(1981—),女,湖南邵阳人,广东商学院国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旅游学院讲师,博士;

陈乐一(1967—),男,湖南双峰人,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恰恰在贸易结构、贸易条件和生产结构等方面均存在很大差别。因此,在传统的贸易总量研究背景下,充分考虑以上因素,研究美国经济周期通过国际贸易渠道对我国经济周期的影响是非常具有研究价值与意义的。

二、文献综述

国际贸易与金融市场作为国际经济周期两条最主要的传导渠道,早已得到了广泛的证明(Mitchell,1927;Kose等,2003)。从国际贸易传导的角度来说,国际贸易的存在使得各国对彼此在产出与消费上产生依赖,进口国需求增加必然会促进出口国产能提升,从而促进出口国的经济增长(Backus等,1994;Kose等,2003;Faia,2007)。

在研究国际贸易与国际经济周期关系的理论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贸易密度理论。为了衡量贸易与国际经济周期的联系,Frankel和Rose(1998)提出了贸易密度的概念,如今它是分析贸易对国际经济周期影响的最主要的概念。我们只需对国家之间大量的贸易组合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就可以得出当前贸易密度与经济周期相关程度的关系。虽然通过这种方法得出的是一种加权平均式的关系,并不能代表所有国家之间的贸易密度与经济周期的相关程度,但是这种方法还是得到了许多经济学家的认可,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Kose和Yi(2006)在检验贸易密度与经济周期关系的模型中加入了交易成本,增强了贸易与产出之间的内生联系。Kumakura(2006)将中间商品引入贸易密度模型,将两国贸易密度与第三国中间商品贸易结合起来。实证显示,生产结构相似的国家,经济周期的同步性会大于生产结构不同的国家(Imbs,2004),因此,Calderón等(2007)在贸易密度与经济周期同步性检验模型中增加了衡量产业内贸易的指标和衡量产业结构相似程度的指标。他们的实证结果也证实了贸易密度与经济周期之间有明显的正向关系,而相似的生产结构与产业内贸易的增强均能明显地使经济周期同步性增强。

虽然两国的贸易密度被认为是贸易传导效果的主要决定性因素,但是最近的研究表明国际经济周期贸易传导还受到其他一些因素的制约。Frankel和Rose(1998)发现,如果贸易双方产业内分工程度很高,那么面对产业冲击时,经济波动的联系就会降低。同时,周期的传导还取决于贸易双方在产业结构上的相似程度,产业内贸易比产业间贸易乃至所有贸易更能引起GDP同步运动(Gruben等,2002;Kose和Yi,2006)。流动资本回笼利用率非常高,同样会导致贸易双方产业内分工的深化与经济周期联系的降低(Canova和Marrinan,1998;Heathcote和perri,2004),实证显示在国际经济周期模型中引入变动资本利用率可以显著降低各国生产率的相关程度(Baxter和Farr,2005)。

目前,对于国际经济周期贸易传导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世界几个重要经

济体的辐射研究,其中研究最广的是以美国为传导源的研究。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不论在国际贸易市场上还是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均占据重要地位,因此不少学者认为美国的经济波动会对很多国家,甚至是全球经济产生重要影响,一些经济学家认为 2001 年全球性的经济衰退主要是由美国经济波动所引起的(Monfort 等,2003;Artis 等,2005)。不少学者和研究机构对美国经济周期对欧盟各国的冲击进行了研究(S.Schmitt-Grohe,1998;IMF,2001;Artis 等,2004;Dees 等,2005)。这些研究几乎从美国经济波动的各个角度对其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为了与欧盟各国自身原因引致的波动进行区别,大多数研究也对欧盟各国自身的波动因素进行了识别。但是,从国外现有文献来看,当前美国经济周期的贸易传导问题主要集中在研究美国对一些发达国家的影响上,如美国对欧盟、加拿大等,而研究美国经济周期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传导的文献却非常少,根据笔者的大范围搜索,到目前为止,国外尚未有专门针对中美两国经济周期贸易传导的论文。

国内大部分学者热衷于从理论上探讨美国经济衰退对中国造成的影响。他们认为,美国经济衰退将直接导致其从中国进口商品减少,影响中国对外贸易;同时美国本土投资的紧缩将导致其对华投资减少,从资本投入的角度影响中国经济(陈宝森,2001;汪素芹,2003)。但是,从经济周期传导角度研究中美经济周期关系的论文还很少。陈全功(2003)认为,中国在外贸上对美国的依赖使得美国经济的波动对中国宏观经济影响很大。正是这种经济依赖性,有可能使中国经济不知不觉地纳入美国经济周期当中。湛柏明(2003)通过对中国对外贸易地理的变化与中国对美贸易产品结构的分析发现,美国经济衰退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有限,中美两国经济发展的互补性很强。张兵(2006)从国际贸易角度对中美两国的经济周期联系进行了研究,他指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程度的日益提高是中美两国经济周期同步性出现的根本原因。张晓晶等(2009)认为,美国扩张性货币政策和美元霸权导致了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从而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

三、中美贸易传导理论模型

(一)理论模型的构建

美国经济周期通过贸易渠道进行传导,我们不仅要考虑中美贸易结构的影响,还要考虑我国出口产品需求弹性、贸易条件等因素对传导过程的影响。为了对这些经济条件进行分析,本文在 Backus 和 Kehoe (1992)经典国际经济周期模型的基础上对美国经济周期的贸易传导模型进行推导,从而为这些影响因素提供理论支持。

在小规模开放经济中,社会效用函数可以表示为单个经济体效用函数的总和,即:

$$\max E \sum_{t=0}^{\infty} \beta^t U(c_{it}, 1 - n_{it}) \quad (1)$$

接下来引入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了便于分析进出口的影响,假设两国各生产一种产品,本国*i*国的产品为*a*,外国*j*国的产品为*b*,总消费为以上两种产品。于是,*i*国的产出 Y_{it} 可以表示为:

$$Y_{it} = a_{it} + a_{jt} = z_{it} F(k_{it}, n_{it}) = z_{it} k_{it}^{\theta} n_{it}^{1-\theta} \quad (2)$$

其中, z 表示产出的随机冲击, k 表示资本, n 表示劳动, a_{it} 为*i*国出口到*j*国的产品, a_{it} 为*i*国自己消费的产品。令 $Z_t = [z_{it}, z_{jt}]$,有 $Z_{t+1} = AZ_t + \epsilon_{t+1}$ 。其中, A 为 2×2 阶矩阵, ϵ_{t+1} 为 2×1 阶自立正态随机分布协方差矩阵。

因为国内消费产品是本国生产的*a*与外国生产的*b*,所以一国的消费、投资与政府消费之和表示为*a*与*b*的函数,即:

$$c_{it} + x_{it} + g_{it} = G(a_{it}, b_{it}) = [\omega a_{it}^{1-\alpha} + b_{it}^{1-\alpha}]^{1/(1-\alpha)} \quad (3)$$

其中, $G(a, b) = [\omega a^{1-\alpha} + b^{1-\alpha}]^{1/(1-\alpha)}$ 是 Armington (1969) 的静态一般均衡贸易模型。 $\sigma = 1/\alpha$ 表示外国产品与本国产品的替代弹性, ω 为国内产品消费的权重, ω 与 α 均为正数。从(3)式可以得知,一国经济周期变动对另一国经济的影响与两国产品的替代弹性密切相关。

根据哈罗德贸易乘数理论我们从乘数效应的角度考察美国经济周期波动引起的贸易变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首先引入 Thirlwall 模型中关于进口与出口的两个主要方程:

$$\text{import} = b_{it} = (P_a/P_b)^{\varphi} Y_d^{\pi} \quad (4)$$

$$\text{export} = a_{jt} = (P_a/P_b)^{\eta} Y_f^{\epsilon} \quad (5)$$

其中, η 和 φ 为价格弹性, ϵ 与 π 为出口与进口的收入弹性。贸易差额 d_{ij} 表示为:

$$d_{ij} = a_{jt} - b_{it} = (P_a/P_b)^{\eta} Y_f^{\epsilon} - (P_a/P_b)^{\varphi} Y_d^{\pi} \quad (6)$$

若两国贸易差额为0,即 $d_{ij} = 0$,则有:

$$(P_a/P_b)^{\eta} Y_f^{\epsilon} = (P_a/P_b)^{\varphi} Y_d^{\pi} \quad (7)$$

通过对(4)式、(5)式取对数,根据(7)式可得:

$$y_d = \frac{1}{\pi} (\eta - \varphi) (p_a - p_b) + \frac{\epsilon}{\pi} y_f \quad (8)$$

其中, p 和 y 为价格和产出的对数值, $\frac{\epsilon}{\pi}$ 表示在国际收支平衡条件下 y_d 关于 y_f 的弹性。

假设 $P_a = P_b$, 则有 $x = \epsilon y_f$, 此时 $y_d = \frac{1}{\pi} x$, 则 $\frac{1}{\pi}$ 为 y_d 的进口弹性。其中, x 为出口的对数值。

根据以上分析,贸易条件对于两国经济周期的传导有着紧密的联系,我们

将两个国家的贸易条件用 P 来表示,则在本模型中它可以表述为:

$$P = \frac{P_b}{P_a} = \frac{\partial G(a_{it}, b_{it}) / \partial b_{it}}{\partial G(a_{it}, b_{it}) / \partial a_{it}} = \omega^{-1} (a_{it} / b_{it})^{1/\sigma} \quad (9)$$

同时,根据国民生产函数的支出法,由(3)、(6)、(7)和(9)式可得:

$$Y_d - P^\eta Y_f^\epsilon + P^\varphi Y_d^\pi = [\omega a_{it}^{1-\alpha} + (P^\varphi Y_d^\pi)^{1-\alpha}]^{1/1-\alpha} \quad (10)$$

由此,我们在贸易传导模型中引入了我国对美国出口产品的需求弹性、贸易条件以及贸易结构等因素,借此可以从理论上为实证检验美国经济周期对中国经济周期的货物贸易传导效果提供支持。

(二)模型参数计算

根据中美两国经济周期同步程度最高的 2000—2008 年^①的双边贸易、GDP、进出口价格指数等指标的季度数据,我们对中美经济周期贸易传导模型的主要参数进行计算。美国 GDP、美国进出口贸易、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等指标的季度数据均来自美国国家统计局、美国经济分析局、美国劳工统计局等官方网站。中国 GDP、中国货物进出口贸易、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则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和中国商务部。中美贸易结构与贸易条件则根据美国国家统计局与劳工统计局的数据计算得到。结果见表 1。

表 1 美国经济周期贸易传导理论模型的参数估计

中国出口的价格弹性	$\eta = -4.62$	中国进口的收入弹性	$\pi = 0.19$
中国出口的收入弹性	$\epsilon = 2.68$	外商直接投资利用率	$\lambda = 0.53$
中国进口的价格弹性	$\varphi = 0.31$	中国经济对美国经济的弹性	$\epsilon/\pi = 14.11$

从我国对美国的出口价格弹性可以看出,我国商品的价格上涨会对我国的出口产生较大负面影响,可见我国产品如果没有目前的价格优势,其可替代性是比较强的。从商品的特性来看,出口价格弹性负值较高主要还是因为我国出口的商品技术含量低,没有形成核心竞争力。然而我国对美国的进口价格弹性较低,这说明我国对美国产品的需求与其价格波动的关系不大。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消费者对科技含量较高的美国商品的需求较稳定,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美国商品的竞争优势。从我国出口的收入弹性可以看出,美国经济增长对我国的出口收入能够带来十分明显的增长效应,从而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相比于出口收入弹性,进口收入弹性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明显减小。从我国对外商直接投资利用率上看,我国在外资利用上明显不足,这里有外商自身投资的原因也有我国在资金运作上的原因,而且反映了我国利用外资的成本是很高的。我国经济对美国经济的弹性高达 14.11,充分说明美国经济通过贸易途径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以上数据当然还需要我们理性对待。因为本文的理论模型建立在两国贸易的假设基础上,所以当我们选取中国、美国的贸易数据对所有参数进行计算时,难免会将一些影响放大,但是作为理论上的讨论,我们可以从中看出美国

经济周期波动通过贸易途径对中国的影响方式。根据以上分析,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假说。

假说 1:中国的出口价格弹性高于中国的进口价格弹性。

假说 2:中国出口的收入弹性高于中国进口的收入弹性。

假说 3: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促进作用不足。

假说 4:美国经济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下面,我们将通过实证模型检验理论模型得出的这几点假说。

四、美国经济周期对中国经济周期贸易传导的实证检验

(一)实证模型的构建

目前对于国际经济周期的传导,主流研究所采用的主要是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但是在参数太多时,普通的 SVAR 模型的自由度会大大降低。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同时更强调美国经济周期的传导效果,我们采用 Maćkowiak(2007)的研究方法,将 SVAR 模型中的一些变量设计成外生变量,即建立如(1)式所示的含外生变量的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tructural VAR model with block exogeneity)对美国经济周期通过贸易途径对中国经济周期的传导效果进行测算。

$$\sum_{s=0}^p \begin{bmatrix} A_{11}(s) & A_{12}(s) \\ A_{21}(s) & A_{22}(s) \end{bmatrix} \begin{bmatrix} y_1(t-s) \\ y_2(t-s) \end{bmatrix} = \begin{bmatrix} \epsilon_1(t) \\ \epsilon_2(t) \end{bmatrix} \quad (11)$$

根据以上分析,该模型的指标向量如下:

$$y_1(t) = (\text{chgdp}, \text{chim}, \text{chfdi}, \text{chex}, \text{struct}, \text{terms})'$$

$$y_2(t) = (\text{usim}, \text{usex}, \text{usdi}, \text{usgdp})'$$

其中,中国 GDP 总量(chgdp)为中国经济周期的衡量指标,中国货物进口(chim)、出口(chex)贸易总量、外商对华投资总量(chfdi)为中国受外部经济影响的贸易渠道传导的主要指标。考虑到我国与主要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占到我国贸易总量的 70%以上,因此在模型中,我们借助中美贸易结构(struct)与贸易条件(terms)的波动指数大致检验我国贸易结构与贸易条件在货物贸易中的影响力。美国货物进口(usim)、出口(usex)总量、美国对外直接投资(usdi)、美国 GDP 总量(usgdp)则为衡量美国对海外市场产生影响的主要经济指标。

本文 SVAR 模型的设计主要在于,在对结构式施加 $k(k-1)/2$ 个限制条件时,我们侧重于美国经济周期传导的实现过程,将中国对美国的经济周期影响参数设置为零,即 $A_{21}(s) = 0$ 。^②

本文对所有绝对量指标均通过汇率换算统一了计价单位,并进行了对数处理。为了得到周期波动因素,本文分别采用 X11 方法与 HP 滤波方法剔除了它们的季节因素与长期趋势。根据 ADF 检验,所有指标均为平稳的时间

序列。根据 AIC 法则的结果可知,该模型的滞后阶数可选为 2。模型的特征多项式根的倒数均位于单位圆内,这说明该 SVAR 模型是稳定的。

接下来,我们采用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对美国经济周期通过贸易传导途径对我国经济波动的冲击效应进行分析。

(二)基于含外生变量的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

从图 1 中看,中国货物进口波动对我国经济增长在短时间内促进作用不明显,但是从中期来看能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从我国对外贸易结构来看,由于我国进口的产品主要是一些原材料与技术密集型产品,这些商品可以为我国经济持续发展提供动力。虽然一些商品的进口会对国内产品销售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但是由于我国生产结构与进口结构存在差别,这一挤出效应并不能抵消通过进口带来的刺激效应。这表明,我们无需畏惧进口,只要进口的产品与我国自身的产业结构不相冲突就应该鼓励引进。反观中国货物出口波动的传导效应可以发现,我国出口增长对我国的经济增长能够产生长期的促进作用。外商直接投资波动的传导效应表明,虽然外商直接投资波动对我国经济能够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当前正面影响并不能持续。我们认为这主要与外商直接投资结构和我国自身的资本存量有关。近些年,外资在我国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的进出口加工贸易或独资经营,这使得我国的外资引进并未发挥其理论上的效果。再来看中美贸易结构与货物贸易条件的传导效应。图 1 显示,目前贸易结构的变动对我国经济增长虽然能够产生一定的正面影响,但是影响不大。而在当期给中美货物贸易条件一个标准差扰动后,我国 GDP 总量波动微弱,有小幅的向下冲击。这说明在美国经济周期波动对中国经济的贸易传导过程中,贸易条件转好对我国经济有微弱的负面影响,同时也表明我国产品核心竞争力偏小。

下面分析美国主要指标变动的传导效应。图 1 显示,美国进口增长对我国经济增长有很强的促进作用,但是这种作用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美国出口增长对我国经济产生的影响并不明显,我们认为这主要是由美国对我国出口产品的构成与我国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所决定的。从美国对外投资波动的传导效应图中看,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波动对我国经济产生的是长期的负面影响。在当期给美国 GDP 一个标准差扰动后,我国 GDP 总量在整个考察期内均呈正响应,累积脉冲响应在滞后的第二期达到最大后虽有所回落,但是在长期内维持在一定的水平。这说明美国经济周期通过货物贸易传导渠道对我国经济能产生长期的促进作用。

(三)基于含外生变量的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方差分解

基于以上模型,我们采用方差分解对美国经济周期通过贸易传导途径对我国经济波动的冲击效应进行分析,结果见表 2。

从表 2 中可以得知,在货物贸易传导模型中,除我国 GDP 自身波动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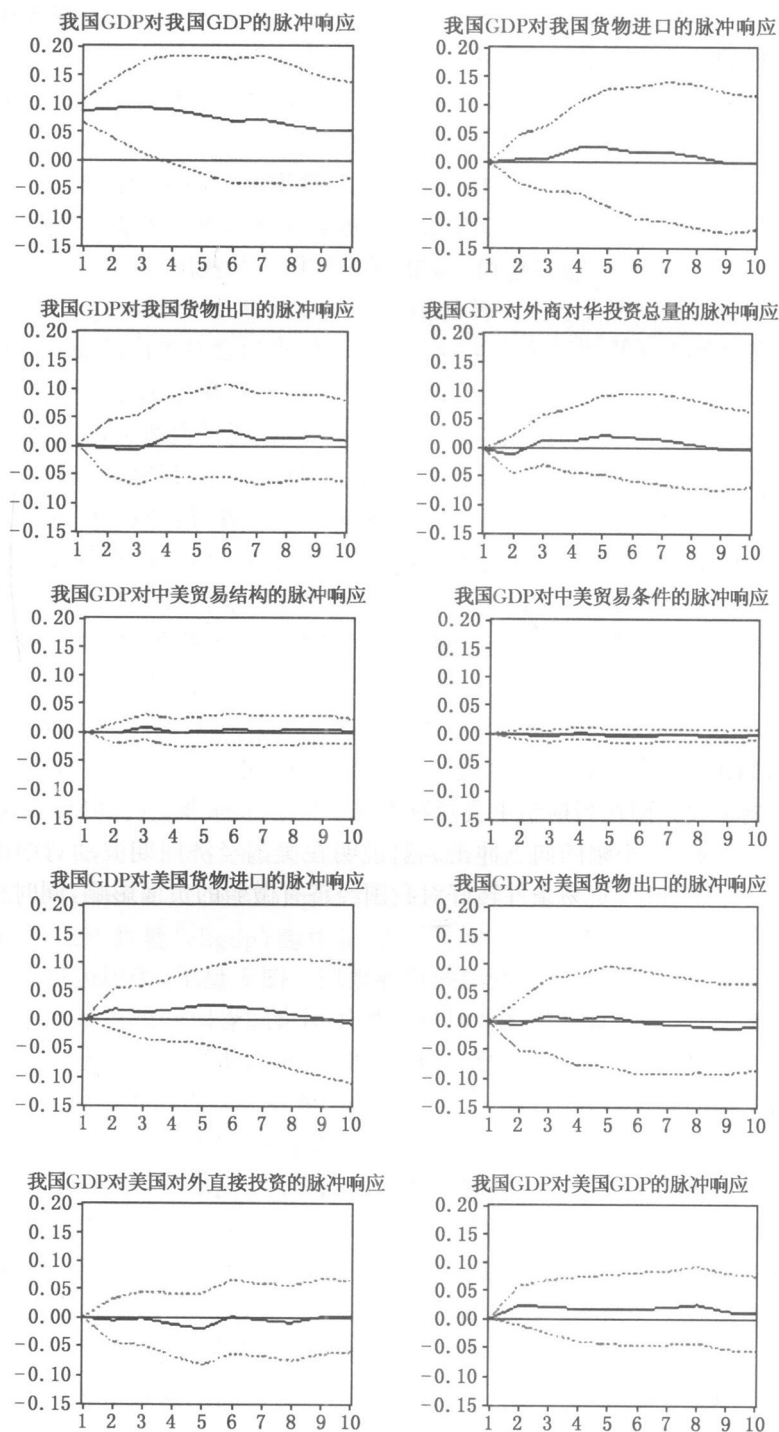


图1 中美贸易传导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

表 2 SVARM 中 CHGDP 的方差分解

时期	CHGDP	CHIM	CHFDI	CHEX	STRUCT	TERMS	USIM	USEX	USDI	USGDP
1	1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	87.53	0.33	0.80	0.81	0.02	0.02	0.58	3.66	0.26	6.00
3	77.46	0.31	5.36	0.97	1.19	0.09	3.35	3.56	0.36	7.35
4	68.90	3.49	4.87	5.29	1.86	0.41	3.35	3.43	1.31	7.09
5	67.49	3.38	4.72	5.42	1.87	0.58	3.61	3.77	1.78	7.38
6	63.71	3.80	4.42	5.36	1.81	0.57	4.22	3.55	5.39	7.18
7	62.04	3.73	4.32	7.01	1.81	0.65	4.28	3.66	5.50	7.00
8	61.10	4.11	4.41	6.82	1.80	0.64	4.21	4.04	5.53	7.34
9	59.01	4.78	4.21	6.53	1.74	0.63	5.26	4.21	6.16	7.48
10	58.12	4.71	4.27	6.88	1.82	0.65	5.25	4.85	6.09	7.37

外,对其波动贡献最大的是美国 GDP 波动,这充分表明美国通过全球贸易渠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力。

我国出口波动对我国 GDP 波动的解释力在模型中位列第 3。虽然我国出口波动在预测的前三期对我国 GDP 波动的解释力并不高,但是从预测的第四期开始它的贡献度明显上升。这说明出口波动在短时间内对我国 GDP 并不会产生明显影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影响会越来越明显。与我国出口波动相比,我国进口波动对我国 GDP 波动的解释力要小一些。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波动对我国 GDP 的解释力在模型中位列第 4。虽然在预测的前两期,它对我国 GDP 波动的解释力并不强,但是从第三期开始它的贡献度达到 5%左右,不过从时间趋势上看,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对我国 GDP 的影响是逐渐下降的。将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波动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波动相比较我们发现,美国对外投资对我国经济波动的影响要小于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影响,这表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波动对我国经济周期的直接影响小于在华外商直接投资产生的影响。

美国出口波动及进口波动对我国 GDP 波动的贡献度相差不大,其中美国进口波动的贡献度从预测的第六期开始略高于美国出口波动的影响,本文认为这主要与美国国内巨大的消费需求和长年的贸易赤字有关。

在贸易模型中,对我国 GDP 波动的贡献度最小的是中美的贸易结构与贸易条件。从时间序列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这主要与贸易结构与贸易条件变动幅度过小有关。从总体来说,美国经济总量通过贸易渠道的传导对我国经济波动的贡献度在 20%左右。考虑到模型中对美国经济冲击有一定程度的放大,因此这一贡献度难免有所偏差,但基于美国经济在全球中的重要地位,这一偏差应该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五、结 论

本文根据国际贸易传导理论推导的假说在实证检验中基本得到证实。实

证结果表明,当我们将美国对中国经济周期的传导放在全球货物贸易的角度来看时,中国国内因素的波动虽然占据主导地位,但是美国经济波动作为对我国经济波动的第二大影响因素,充分显示出美国经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模型表明,美国进口需求的波动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较大,而美国出口波动的影响则相对较小;我国出口波动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要大于我国进口波动的影响。这都与两国的对外贸易构成有很大关系。美国是全球最大的贸易逆差国,拥有最大的消费市场,其低端产品基本依赖于进口。中国是全球主要的贸易顺差国之一,以出口中低端产品为主,美国则是中国最主要的出口市场,这一系列的经济关系导致美国进口需求波动比出口波动对中国的影响更大,也使得中国出口产生的影响比中国进口的影响更大。从外商直接投资传导渠道来看,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负面的,但是影响程度不高。分析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对我国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本文认为主要有以下两点理由:第一,由于美资在华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不明显,而美国跨国企业在中国众多行业占据明显的垄断地位,从而在中国不缺乏投资资金的前提下,美资的增长对我国的自身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第二,美国对海外市场的直接投资实际上是占领国际市场的一种经济行为,不论是投资在制度、技术完善的发达国家还是劳动力廉价、生产成本低的发展中国家都会争夺我国的贸易份额,从而对我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波动对我国经济波动产生的微弱促进作用也反映出当前我国在利用外资上的成本过高。

从总体来说,美国经济周期通过贸易传导渠道对我国经济产生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并且通过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能够放大它通过中美直接的贸易联系带来的影响。根据测算,本文认为美国经济总量通过贸易渠道的传导对我国经济波动的影响力在 20% 左右。

* 此文受广东商学院校级科研项目(093579001)资助。

注释:

- ①参见笔者:《中美经济周期同步性研究》,《财经理论与实践》,2009年第3期。
- ②由于篇幅有限,此处未列出具体的参数设置矩阵,如有意查阅可与作者联系。

参考文献:

- [1] Artis M J, Galvão A B, Marcellino M.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in a changing world [J].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etrics, 2007, 22(1): 39—61.
- [2] Backus D K, Kehoe P J. International evidence on the historical properties of business cycle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2, 82: 864—888.
- [3] Faia E. Finance and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ycles [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007, 54: 1018—1034.
- [4] Frankel J A, Rose A K. The endogeneity of the optimum currency area criteria [J]. Economic Journal, 1998, 108: 1009—1025.

- [5]Jonathan Heathcote, Fabrizio Perri, Financial autarky and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ycles [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002, 49: 601—627.
- [6]Kose M, Prasad E S, Terrones M E. How does globalization affect the synchronization of business cycle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3, 93(2): 57—62.
- [7]Kose M A, Yi Kei-Mu. Can the standard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ycle model explain the relation between trade and comovement?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6, 68: 267—295.
- [8]Mackowiak B. External shocks, U. S. monetary policy and macroeconomic fluctuations in emerging markets [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007, 54: 2512—2520.

Research on Trade Transmission from U.S. Business Cycles to China's Business Cycles

LI Xing¹, CHEN Le-yi²

(1. National Economics Research Center and School of Tourism,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Business Studies, Guangzhou 510320,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y & Trade,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79,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consideration of trade structure and trade condition in China and U.S., this paper measures the trade transmission effects of U.S. business cycles on China's business cycles through goods trade. The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U.S. transmits its business shocks to China not only by direct and close trade relations, but also by its great power in the world economy. And the effects of U.S. import fluctuations on China's economy are more profound than the effects of U.S. export fluctuations on China's economy; however, the effects of the changes in trade condition and trade structure of China and U.S. are not significant.

Key words: business cycle; trade transmission; trade condition; trade structure; SVAR model with block exogeneity

(责任编辑 周一叶)